



□张侯辰 林水鑫 邱游惠 文/摄

浦城，坐落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处。作为福建最早置县的开发的地区之一，这里不仅拥有5000年的文化史和1800多年的建县史，更是闽越文化的摇篮，素有“八闽望邑”之美誉。步入浦城县博物馆，这里馆藏文物7500余件。当考古工作者将深埋地下的文物带回地表之上，穿越千年而来的历史陈列在馆内，“闽北门户”的千年璀璨不言自明。

### A 稻香窑火五千载

“福建考古界有一句话叫‘地上看泉州，地下看浦城’。”才踏入浦城县博物馆新馆，馆长吴卫华刚见面的一句介绍就道出浦城在福建考古界的分量。这句话，不久便在浦城县博物馆二楼的展厅里得到了印证。

在二楼的展柜中，有一粒黑漆漆、毫不起眼的炭化粳稻种子。借助展柜内摆放的放大镜，我们才隔着玻璃看清这些出土于管厝乡党溪村牛鼻山遗址的种子。同一遗址中，还发现了石锛、石镰等生产工具，为这一时期的农业活动提供了更多旁证。经鉴定，这粒炭化种子距今4800至5300年，是经过考古工作者浮选分离，从土样中“脱颖而出”的。这粒种子在稻穗之上时，传说中的尧舜尚未出世治理国家。可见浦城在建县以前就带着“闽北粮仓”的基因。

紧邻牛鼻山遗址展区的另一个展区介绍的是猫耳山遗址，该遗址被评为“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两座商代早期的“中国龙窑始祖”便是在该遗址中发掘而出的。展柜里陈列着一些质地古朴的陶纺轮。这种陶制的生产工具，外形像一个圆圆的饼，侧截面呈现梯形，中间钻着精准的孔。在那段蛮荒岁月里，这就是先民们最重要的生活用具之一。

然而，当目光随着时间顺序移向宋代的大口窑遗址的展品，同在浦城的窑火，在数千年后竟烧制出了完全不同的产品，感受到的生活气象更是截然不同。在博物馆展出的大口窑出土瓷器中，最抓人眼球的是一件青白瓷粉盒。烧制者将其设计为“子母盒”，揭开大盒的盖子，里面竟然精巧地套着三个更小的圆盒。三个小圆盒被设计为形态不同的花瓣，被中心延伸的花枝隔开，互不干扰。吴馆长开玩笑说，这大概是宋代女子的“分装化妆盒”，三个小盒被用来盛放不同“色号”的脂粉。旁边还有一件青白瓷水滴，那是文人研墨时用来精准控制滴水量的工具。这些釉色如冰、温润如玉的瓷器，已经与商代遗址的陶器形态迥然，而这种跨越千年的对比，让我们清晰地看到，那簇从猫耳山燃起的窑火，如何代代传承，在宋代的大口窑窑炉里，最终烧制成文房案头的水滴和仕女妆台上精致的“化妆盒”。



牛鼻山遗址出土的炭化粳稻种子



宋朝柿红釉瓷盖



宋朝各式瓷罐



宋朝青釉胆式瓷瓶



走进浦城县博物馆

# 梦笔生花处 一眼越千年

博物馆里看“宋潮”



浦城县博物馆一角

### B 理学翰墨不曾断

浦城的文化厚度，在其数次更易的县名之中就有所展现。在博物馆内那一面详尽的县名沿革墙前，吴馆长为我们介绍浦城历次改名，一个个名字如数家珍。从东汉置县之初的汉兴开始，三国吴国时改为吴兴、唐朝改为唐兴、武周改称武宁、唐朝复辟又改回唐兴……直至天宝元年定名为“浦城”。这些县名被一一标注在时间轴上，与同时期的朝代更迭一起展示。一个县名的变迁，映照出三国争霸、武周代唐等历史大事。

不过，政治的波谲云诡并不能消磨此地的书卷气。在来博物馆的路上，我们就注意到，浦城县里的“梦笔”几乎无处不在——梦笔社区、梦笔大道，甚至连街边的商店、宾馆也爱冠名这两个字。这些都源于南朝文学家江淹任浦城县令时，留下了神人授笔、才思泉涌的传说。江淹在“梦笔生花”之后，江郎才尽，而浦城的文气却没有断绝。浦城文脉由杨亿在宋代接续。浦城《杨氏族谱》记载：“自五代丧乱，闽独僻在海隅，浦城

又邻衢信，当山水无瘴疠，非若齐秦晋楚九达之地，故兵革罕及，明哲保身，兹焉避者甚多。”随着唐末五代的衣冠南渡，来自中原的士族在浦城扎根，浦城在文化上的地位随之升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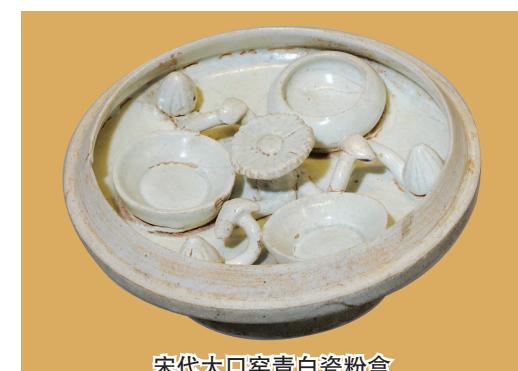
浦城出身的杨亿，在宋真宗景德二年（1005）编纂《册府元龟》。在修书之余，杨亿与朋友写诗唱和，并把这些诗编辑成集。因“昆仑山之西有玉山册府”的典故，将诗集命名为《西昆酬唱集》。引领了北宋初期一时文学风尚。

更令浦城人骄傲的是，理学思想也在此地生辉。有两面让人无法忽视的长墙，上面详细陈列着“理学十三子”的资料：章望之、詹体仁、杨曠、杨道夫……每一位先贤的画像旁，都工整地附上了他们的生平介绍，更细心地选择了一首各自代表诗作。

或许，这种由书卷气转化而来的风雅，能够揭示一个县城如何在“科举丛林”中脱颖而出，涌现出如此多宰相的秘密。



宋代大口窑青白瓷水滴



宋代大口窑青白瓷粉盒

### C 烟火人间七分雅

当地人常提到一句话：“琴棋书画、诗酒茶花，浦城八得其七。”这并不是本地人自赏的妄语。闽派古琴悠远，城内丹桂飘香，西昆酬唱引领一时文风，剪刀红纸作上画……当我们来到浦城，才发现存在着可见可感的风雅。

博物馆里，循着吴馆长的引领走去，我们的目光被两把黑漆仲尼琴牢牢吸引。这两把琴静静地卧在展柜中，虽然琴弦已经被卸下，琴头和琴尾都留下了磕碰的损伤。但凑近细看，琴面上的螺钿琴徽在光线下依旧泛着莹润的光泽。其中一把琴的琴头，还能清晰看到“养心”二字。另一把墨书的字迹“南浦绿波居士达铺序之甫制”已经难以辨别。根据展览标签注释，这两把琴均为清代遗存，想必曾在浦城当地流传使用。

见到“南浦”的古琴，就不得不联想起琴学大家祝桐君。这位大名祝凤喈的浦城才子，是“闽派

古琴”的灵魂人物。他编订《与古斋琴谱》，系统论述琴曲要素、演奏方法及琴学理论。首创减字谱旁加工尺谱的记谱法，推动琴谱普及。

博物馆内营造出了一个微缩的旧时浦城街巷。这里不用玻璃隔离，只是简单地拉起隔离线。吴馆长带着我们信步走入其中，仿佛瞬间穿越回了千百年前的浦城街头：“南门山货铺”里堆放着浦城的山林产出的木耳与竹荪；“赵拉鹭茶馆”店名取自本地方言词汇，摆放的方桌长凳似乎等着客人们坐下，喝上一碗白茶；转角处的“隆记布店”，掌柜站在柜台后等待顾客光临，身后一匹匹素纱、宋锦、絳绡，仿佛还散发着浆洗的味道。

这些陈展并未刻意复原某一个具体年代，而是从地方志、方言和实物形制中提取线索，将零散的生活片段整理放置在同一空间内。就像馆内被妥善安置的古琴、青白瓷等文物，浦城的风雅并未被定格，而是以展陈、维护和讲解的方式，被一天天延续下来。



清代黑漆仲尼琴